



平凹文论集

.7

平凹文论集

贾平凹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6.625 插页: 4 字数: 110,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500

统一书号: 10097·449 定价: 0.96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青年作家贾平凹的第一本文论集。全书分四辑，收文三十七篇。

以散文的笔法写文论，是本书突出的特点。不论序跋、书评、读书感，还是通信、日记摘抄、答记者问等，无一不是精妙的散文，又无一不是颇有新意的文论。内容有创作成败得失的分析，有个人成长道路的回顾，有作家、艺术家修养的论述，也有散文、小说表现技巧的剖析；更为可贵的是，作者从宏观的角度，对文学与文化、文学与艺术、文学与生活、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诸关系，都有独到精辟的论述。

目 录

山地向导

- 《山地笔记》序…………… 1

溪流

- 《贾平凹小说新作集》序…………… 4

战胜自己

- 《贾平凹小说选集》序…………… 6

给读者朋友们

- 《月迹》序……………10

天·地

- 《爱的踪迹》序……………12

对当前散文的看法

- 《西安散文选》序……………14

预言留在以后

- 《陕西中青年作家小说选集》序……………17

变革声浪中的思索

- 《腊月·正月》后记……………21

在商州山地

——《小月前本》跋……………32

无题

——《心迹》序……………39

我的叶子

——《野火》跋……………47

爱和情

——《满月儿》创作之外……………48

一点想法

——《远山野情》外语……………54

说《天狗》……………56

关于《冰炭》……………59

自在篇

——文外谈文之一……………63

“卧虎”说

——文外谈文之二……………69

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

——文外谈文之三……………72

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

——文外谈文之四……………76

使短篇小说短起来

——自我告诫之一……………81

散文就是散文	
——自我告诫之二	84
语言	
——人道与文道杂说之一	88
观察	
——人道与文道杂说之二	93
我的台阶与台阶上的我	
——人道与文道杂说之三	98
关于散文的日记	114
答平凉作者问	119
我的小传	122
题“与妻女方新村合影”	123
贾平凹性格心理调查表	124
我的诗书画	128
王蓬论	131
刁永泉论	139
黄土论语	
——读和谷《原野集》	142
学习心得论	
——与友人的信	147
四月二十七日寄蔡翔书	152

一封荒唐信	158
读《睡狮》	
——给孔捷生	164
关于《丑石》的通信	168
附录：刘路给贾平凹的信	171
关于《九叶树》的通信	175
附录：丁帆给贾平凹的信	180
浅谈儿童文学中散文的写作	
——在儿童文学创作讲习班上的讲稿	187
世界要我睁大眼睛	202

山 地 向 导

——《山地笔记》序

我是山里人。

小小的时候，娘说：你是在山洼里捡的。以至长到十来岁了，才晓得娘的话，是趣逗我呢。但我却清楚：我是在门前的山路上爬滚大的；爬滚大了，就到山上割那高高的柴草，吃山果子，喝山泉水，唱爬山调。山养活了我，我也懂得了山。

后来，我进了城。在山里爱山，离开山，更想山了。每隔半个月，就给山里的朋友去信：崮后洼的野百合红了吗？大崖头的山梨花白了吗？张二伯的龙须草鞋，夏家婆的鸡骨头木拐……

一有机会，我就回到山里去了。

山洼里，有一丛绿树，流一道清泉的，便是村子了。村口的老榆树上，顶着一个喜鹊窠，它是山里的报时钟；一天三晌，喜鹊吵叫了，就该下地开工了：去东沟修水电站，去西洼造小平原；阳崮上植桑，阴坡处锄豆……

那泉水边，是一块磨得四边光溜溜的大石碾盘，这是村里天然集合点。尤其是夏天的夜晚，星星满天，泉边起落着棒槌，池里争鸣着蛙鼓的时候，新闻就在这里长了翅膀：王家儿子把老子贩粮的事报告给队委了，西院的老伯学会开拖拉机了，有只羊一胎生了三羔，科研站又培育了“丰产三号”……

大场上，落着白霜的牛粪堆上，蹲着躺着的大滚子碌碡上，是冬天老碗会的地点。一个伟大的党的号召，一个宏伟的大干规划，一个有力的作战措施——贯彻了，制定了，通过了，就在一片令人牙根发痒的筷碗声中。

晚上，到饲养室的大火坑上去，到热气腾腾的豆腐坊里去，到炉火通红的铁匠棚里去。那粗布袄里的心想些啥？那深深的眸子里装些啥？草屋里有真理啊！去烤烤二爷家的柳木疙瘩柴火吧，去抽抽七奶奶的核桃木长杆烟袋吧。

于是，每天晚上有整理不完的笔记了。记了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快写个大部头来吧！什么都该写，什么都想写，可怎么个写呀？我无策了。掏出来的，是本笔记，还是本笔记。

既是本笔记，自然不可能写得长，自然不可能精雕细琢。庆幸的都是自己笔录下的使自己曾经

激动过的一件事，一个人，而一气呵成的。这人和事，我熟悉，就象熟悉那弯弯曲曲的山路通到哪哒，那五颜六色的公鸡是谁家的一样。

笔记收集起来了，我却窘惑了：这能算写出山了吗？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些碎石头而已。幸而石头只有山里才有，自己才稍稍自慰了。

那么，咱就进山吧。

1979年2月21日于西安

溪 流

——《贾平凹小说新作集》序

我愈来愈爱生我养我的山地了。

就象山地里有着纵横横横的沟岔一样，就象山地里有着形形色色的花木一样，我一写山，似乎思路就开了，文笔也活了。

我甚至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笔命，就是那山溪哩。虽然在茫茫苍苍的山的世界里，它只是那么柔得可怜、细得伤感的一股儿水流。

我常常这么想：天上的雨落在地上，或许会成洪波，但它来自云里；溪却是有根的，它深深地扎在山峰之下。人都说山是庄严的，几乎是死寂，其实这是错了。它最有着内涵，最有着活力：那山下一定是有着很大很大的海的，永远在蕴积着感情，永远是不安宁，表现着的，恐怕便是这小溪了。

或许，它是从石缝里一滴儿一滴儿渗出来的；或许，是从小草的根下一个泡儿一个泡儿冒出来的。但是，太阳晒不干、黄风刮不跑的，天性是那

么晶莹，气息是那么清新；它一出来，便宣告了它的生命，寻着自己的道路要流动了。

正因为寻着自己的道路，它的步伐是艰辛的。然而，它从石板上滑下，便有了自己的铜的韵味的声音；它从石崖上跌落，便有了自己的白练般的颜色；它回旋在穴潭之中，便有了自己的亘不可测的深沉。

它终于慢慢地大起来了，要走更远的道儿：它流过了石川，流过了草地，流过了竹林；它要拜访所有的山岭，叩问每一块石头，有时会突然潜入河床的沙石之下去了呢。于是，轻风给了它的柔情，鲜花给了它的芳香，竹林给了它的深绿，那多情的游鱼，那斑斓的卵石，也给它增添了美的色彩。

它在流着，流着。它要流到哪儿去呢？我想，山既然给了它的生命，它该是充实的，富有的；或许，它是做一颗露珠儿去滋润花瓣，深入到枝叶里了，使草木的绿素传送；或许，它竟能掀翻了一坯污泥，拔脱了一丛腐根呢。那么，让它流去吧，山地这么大，这么复杂，只要它要流，它探索，它就有自己的路子。

我是这么思想的，我提醒着我，我鼓励着我，我便将它写成这淡淡的文字，聊作这本小书的小序了。

1980年7月14日于太白山

战 胜 自 己

——《贾平凹小说选集》序

或问：此本选集编于何年？

平凹说：甲子年末。乡里风俗，甲子年是大灾大难年月，男不婚娶，女不出嫁，井不深挖，屋不筑建；故老年人最惶恐，阴阳师最清闲，而逢集过会则空前未有的热闹。噫，天下怎有此等清规？！甲为天干之首，子为地支之元，六十年里第一年，这不是所有曾在世的人皆能逢到的。人的一生有几个六十年呢？我欢呼甲子年，于别人不动时，我进；于别人惶恐时，我恣意；认作这一年是我的新生，也就在这一年里开始了去旧迎新，编选这本小书了。

自己编选自己作品，是易事，也是难事。常言道：别人的婆娘，自己的文章。可以说，自我从1973年开始懂得什么是文学的那天起，我的自我感觉一直很好，总相信我要写一些好东西于世，所以长长短短的篇什一经写出，就异常兴奋和冲动，召

三朋四友，供烟酒茶饭，摇头晃脑朗读于庭。如今年年过去，重新要收编这些东西了，则羞于这些文章是我写的，如同冷眼看我的女儿言谈举动，天真是够天真，但实在幼稚；遥想当年竟能写出，又能拿去发表，可谓“无知者无畏也”。到现在我方悟出：伟大的作品，是从来不在作家写出时就认为是伟大作品；伟大的作品，往往是在客观和主观发生极度矛盾的境际中产生的。

但我还是来编选了，目的很明确：不管在甲子年前我已经活到二十岁，三十岁，那一切皆成过去，要重新开始，聊且总结以往。这如同前世是猪是狗是牛是马，今世重新托生好人；或是今世作人，要弄清前世是何物所变，而预测后世又化为何物？

甲子年果真是一个好年，使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问题：创作到底是什么？这本书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都在验证我，提醒我，创作之所以是创作，作是第二位的，创是第一位的，一切无定式，一切皆“扑腾”，如夜里行走，如湖中荡舟。我作过一幅画，是两座山中夹出一条细水，题诗：流，就是出路和前途。艺术的秉性是随心所欲的。一位作家说过，自行车的轮胎只有二指，骑车人至少在三尺宽的地面上行驶。有了三尺宽，他心中就不害怕了，

这就是创作的心理。而要创作出好的东西，克服和改造创作的环境是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克服和改造作者的心理。战胜自己，永远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战胜这个世界的首先和最终的艰辛工作。

我始终想写一两句话就能概括要写的故事。这样使故事的情节完全退居于人物和情绪的后边和暗处，则更接近生活，更反映生活，更成为艺术。艺术是朴素而单纯的，它靠的是征服来存在的。我甚至一直想搞一些历史故事的新编，在最古老的民族性的故事里，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写，写出现代的意识来。但我未能实现。我是愈来愈觉得我的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不足。

可我毫不气馁，自感我还要写，还能写，虽然这本选集里没有一篇令我满意。选集出来也便是鲁迅先生所说：为了忘却的纪念。而我在甲子年后的某一年里，再编新的选集时，但愿我的自感能再良好一些。

声明的是：创作十二年里，我是极贱看我的作品的。我是山里人，到西安这个古都里，仍是山里人德性，不大注意修容，故我的作品，一任的“扑腾”品，也就全不看重，没有留底稿和目录。“花山文艺出版社”要我自选时，我竟不知写了什么，写了发表在哪一个报刊。幸好内蒙的一位读者，宁

夏的一位叫钟正平的读者，来信送我了一份我的作品目录，说他喜欢我的东西，多年里一直四处搜寻，剪贴了厚厚几本，编排了这个目录寄我存念。我拿着这份目录，感动得热泪长流。有了目录，西安的一位叫竹子的同志又帮我跑了三四个图书馆，翻查到这些作品复印。读者对我如此厚爱，我惭愧万分，借此感谢我的责编李振宗同志之时，我向钟正平、竹子，以及那些寄我目录的、虽不全面却诚心鼓励支持我的读者致谢。

平凹说之为序，时乙丑年正月。

给读者朋友们

——《月迹》序

我常想，我们这个时代，该是一个月亮的时代呢。月亮是美丽的；美丽的月亮照着我们所有的人，也给了我们所有人最多的情绪和最多的幻想了。

但是，月亮是亲爱的，月亮有时却也是不可摸透的；使我为渴望着探索到它的秘密而被折磨着、悲哀着。

我于是这么唱道——

“心灵在天空飞翔，
从此我退化了翅膀，
因为我沒有一件乐器，
所以我才写诗的文章。”

可惜我的阅世太浅了，知识太狭窄了。我羡慕那种横空排浪式的汪洋场面，但我无能，只是感受来了，情绪有了声响，幻想有了色彩，旋转着向一点探深而去了。象河中石礅里的水的旋涡，一任儿钻下，眼瞧着其中就有了一个银亮亮的空心轴儿，